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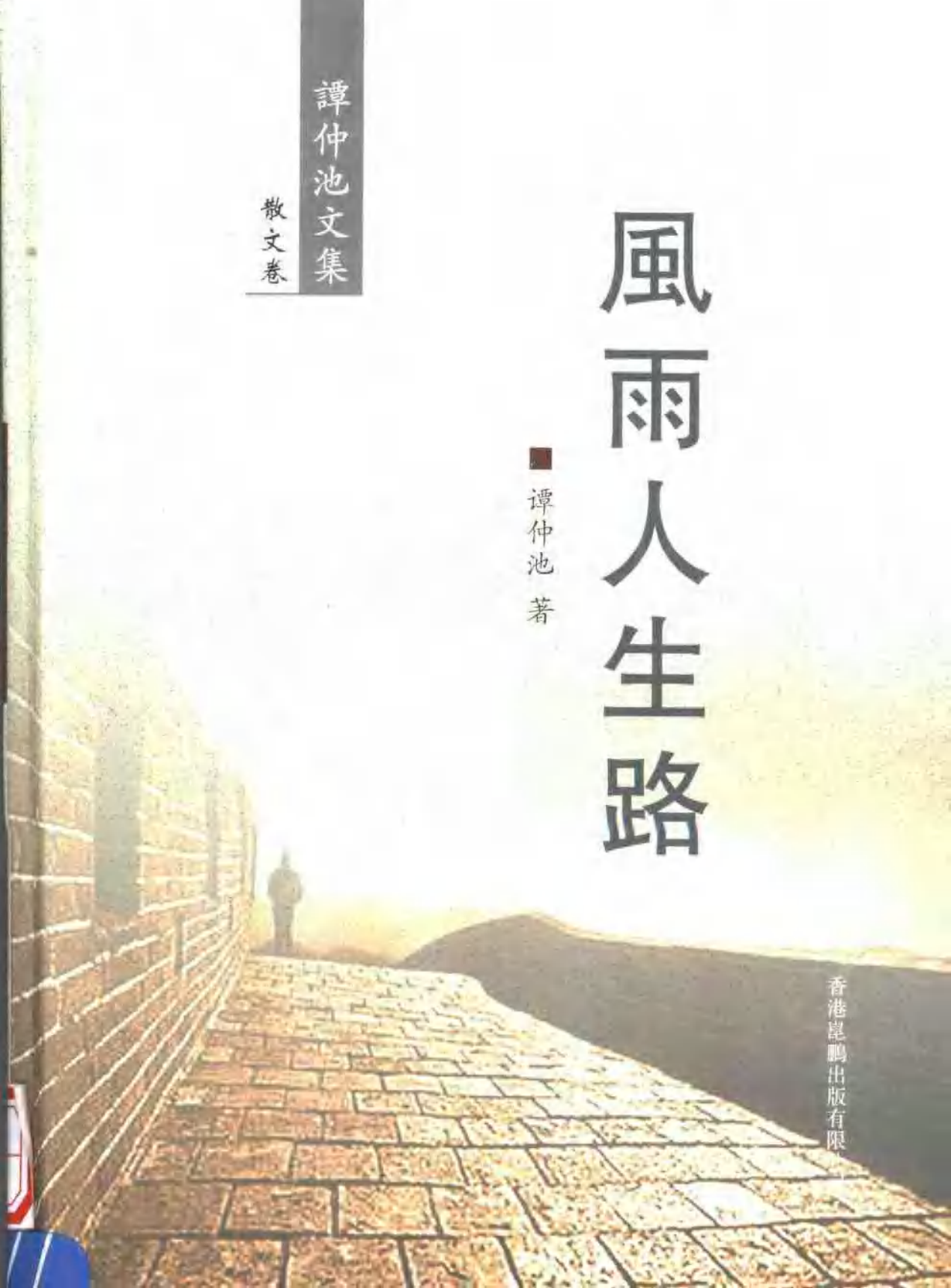
風雨人生路

■ 譚仲池 著

譚仲池文集

散文卷

香港崑崙出版有限



譚仲池文集·散文卷

風雨人生路

譚仲池 著

香港崑崙出版有限公司

風雨人生路

作 者：譚仲池

執行編輯：矛裊

出 版：香港崑鵬有限公司

開 本：16 開 787×1092 毫米

印 張：14 4 插頁

制 版：匯文出版印務有限公司

承 印：金冠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98-97627-8-1

出版日期：2006 年 5 月

定 價：港幣 156 元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作者簡介

譚仲池，湖南瀏陽人，大學文化，國家一級作家，曾任瀏陽縣縣長，瀟湘電影制片廠廠長，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現任長沙市市長、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1969年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已出版、發表各種文學作品計300萬字。其主要作品有：

詩集：《芭蕉雨》、《月之夢》、《水和天堂》、《我想有翅膀》。

散文集：《風雨人生路》、《心靈的天堂》、《又見桃花開》、《臨風感懷》。

長篇小說：《打撈光明》、《都市情緣》、《曾經滄海》、《鳳凰之戀》。

作詞歌曲影響較大的有：《陽光樂章》、《大地之子》、《為祖國祝福》、《新的起點》、《你是一棵樹》、《美好的期待》。



序

龍長吟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就是人生學。絕大多數文學作品都是描寫人生際遇的，其中的佼佼者，大都對人生步履有所助益。譚仲池的散文長卷《風雨人生路》，正是一部敘說自我人生、有益他人人生的好書。

譚仲池是農民的兒子。他熱愛土地，熱愛故鄉，熱愛人民，勤勞務實，清正廉潔，為民為官，始終具有農民的本色。但他又不是那種保守的農民，而是恩格斯所說的開放的農民，他不死守土地，一心想衝破土地的束縛，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具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曾參軍，復員以後當教師，都是開拓進取精神的表現。也許有人批評他“不安心農村”，但這批評絕不科學。一個志在四方、勇闖天下、能力不凡的農村青年，不可能在土地上呆一輩子。魚大了河小了，魚就要跳龍門；嬰兒在母腹中長成了，就要躁動，就要脫離母體，這些純屬正常的事。況且譚仲池離開農村的土地，並非從此一去不回頭，而是在更高的層次上，更寬的視界上，更大的理想上關注土地，認識農村，改造農村。這樣的農民的兒子是人民的好寶寶。

從譚仲池的人生經歷看來，人生確是一係列自由選擇的總和。只是這選擇極其艱難。個人選擇社會，社會選擇個人，後一種選擇，更是無法挽救、無法改變，幾乎到了無情的地步。只有那些具有深刻的眼光、超人的智慧、堅強的意志、充分的自信、強健的體魄的人，才能夠抓住機緣，選擇適合自我發展的職業，逐步達到人生理想的目標。譚仲池報名參軍時，因為肝大兩指未能入選，但理想和氣魄鼓舞着他，他立即給招兵的團長寫了一封令人感動的長信，並向團長當場表演了畫毛主席像和用美術字寫大幅標語的特長，標語的內容又是大得軍心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終於以特例選過成為人民空軍的一員。不過，譚仲池的自我選擇，從根本上不同於薩特的“自由選擇”，他們各有自己不同的選擇目的

風
雨
人
生
路

和標準。薩特的“人生是一系列自由選擇的總和”，其選擇的目的純粹爲了個人，所以他認爲，他人是自己的地獄。譚仲池選擇的目的和標準則是充分釋放自我能量，有益自我發展和社會進步，功在國家、故土和人民。因而他認爲，他人是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他復員回農村以後，選擇了教師的職業，當了一個公社中學的校長，自己籌資，自己建房，一年內從無到有，創建了一所很興旺的學校。他也由此開始步入政界。他當縣委宣傳部長時，縣裏要建造一座大型水電站，資金短缺，技術不足，困難重重，本不會要一個宣傳部長去當工程指揮長的，但他毅然選擇了這一職務。由於各級領導的重視，也由於他的務實精神和卓越才幹，終於聚全縣之力，如期地、勝利地完成了這一艱難的任務，在全縣人民中，樹立了自己的威信，人民幾乎以滿票選他當了縣長、縣委副書記。擔任瀟湘電影製片廠廠長時，在改革開放中他大刀闊斧改革弊端走新路，使瀟湘廠在全國十六家電影廠名氣大振，他自己又走上了婁底地區常務副專員的位置。可以說，他每選擇一次就前進一步，生活就擴大一個範圍，人生就提高一個境界。

譚仲池邀我爲他的《風雨人生路》作序，我欣然同意。這是因爲，譚仲池的前半生與我的經歷有很多相似之處，同經歷的同時代人，總是容易溝通，容易理解，也容易引發共同的體驗和感想。當然我也知道，而立之年以後的譚仲池，已不是老百姓或普通幹部，而是職位越來越高的領導者，爲他的《風雨人生路》作序，也就是爲他走過來的人生作序，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之所以欣然同意，因爲我想借此說一些我所要說的話。譚仲池是由農民的兒子而走向領導崗位的，他具有中國農民和中國普通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和優點，但也有一般人難以覺察的農耕文化賦予的局限性，如不徹底根除這種局限，不利於他在更高的位置上做更大的貢獻和發展。無疑，譚仲池具有開放的頭腦，在基層和縣級領導崗位上工作得有聲有色，他在《基層領導科學》、《鄉鎮企業管理簡論》、《縣委書記的領導方法和藝術》等著作中，雖然都已談到學習科學、利用科學進行開發和建設的重要性，但我還是要反復申說，在當今高科技時代，要真正地建設好一個地區、一個國家，領導者的頭腦中如果沒有牢固地樹立起發展科學的觀念，不時刻注重科學，網羅人才，就不可能大有作爲。而且，在思維方式上，我們的農民和幹部都比較注重實際，注重體驗，注重經驗，注重頓悟，這些固然很寶貴，但作爲一個黨的中層領導幹部或者高級知識分子，尤其應該注重理智思維的鍛煉和培養，這一點恰恰是農業民族和受農



耕文化影響很深的中國人所普遍缺乏和特別需要的。處於內陸腹地的中國農民和農民出身的人，和西方海洋民族的人在思維方式上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西方人注重開拓，注重超越，注重知識，注重理性，他們經歷了一個為期數百年的理性思維的歷史時期，受到過理性思維的嚴格訓練，因而具有全局思維、系統思維、邏輯思維的優良傳統，若不是階級的局限，高層人士大都眼光深邃，有較強的穿透力。所以，中國人，特別是農民出身的中國的領導幹部，一定要經歷一場理智思維的嚴格冶煉和考驗，才能在更高的境界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作為中、高級領導幹部和文化人士，譚仲池是否也仍然需要這樣一種冶煉呢？我想，應當是的。也許他也正朝這個方向跋涉。

《風雨人生路》在散文形式上有一個新的嘗試，那就是把單篇散文按人生步履的發展，串連成一部散文長卷。從內容看，它屬於人物自我傳記，但從藝術色調看，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散文，它具有散文的基本屬性和特質。它的語言雖然較實在，筆頭子有時也很硬，有時甚至硬得刺破了文章的張力之膜，無形中放跑了文章的一些靈氣，但總體上說，它的語言是文學的，從修辭到句式，都有濃厚的文學韻味。它的感情是充沛的，濃烈的，有時甚至是很激越的，文章具有很強的感召力。它的內容是真誠的，實在的，系統的，但又具有文學的側重和躍動。尤有文學韻味的是，作品擁有許多生動的、意蘊深含的細節。他在瀏陽師範當學習委員時，看上了班裏的一位美麗、賢淑、聰明的女同學，無法公開交往，就利用“學習委員”之便，翻閱了她的作文，自己做了詳細的批改，把本子遞給她時說：“你的作文要重寫。”那位女同學十分驚愕，因為她也是一個作文高手。但翻開自己的作文本後，從批語中她看到了一個青年的志向、才氣、智慧、人品，欣然按他的意見重寫了一次，結果被定為全班的範文，從此她心中就播下了愛情的種子，譚仲池後來果然成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終身伴侶。像這樣生動有趣、大意味的細節，在書中有許多展現。

譚仲池的人生道路是艱難的、堅實的，因而他的人生履痕是深深的、清晰的，每一個履痕都儲滿了汗水，體現了成功，展現了開拓進取的寶貴精神。每一個有志的青年都會在譚仲池的“人生履痕”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自序

1995年4月12日下午，天空飄着柔柔的細雨。

細柔的雨絲扯起的銀色雨帳，網住了路旁朦朧的樹影和山邊映山紅綻放的朦朧花光。

就在這一天，省委副書記儲波和省委組織部長羅海藩送我們幾個到婁底地區工作的同志去赴任。我被任命為婁底地區行署常務副專員，深深感到這個職務的份量和要承擔責任的重大。因之，乘坐在疾行的車內心情甚為不安。

我知道自己走到這一步，實屬不易。這一年，我正好四十五歲。回顧自己從一個偏僻的貧困小村沿着彎彎山路走向山外這個大世界，有過失學的痛苦，有過生活的顛簸，有過感情的創傷，有過對命運的失望，但終於在曲折、坎坷的路上走過來了。我參軍、當農民、當代課教師、考學校、做教師、當幹部，後又讀大學，以至走上領導崗位成為縣委副書記、縣長、電影廠廠長、副專員和作家。這是一條多麼曲折、艱難、光明和充滿辛酸苦辣的生活之路啊！

是什麼支撐着我這個農民的兒子，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坎坷走向坦蕩，從一個退伍軍人走向領導崗位，甚至還要去問津神聖的電影事業和跨入文學的殿堂朗讀詩文，以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感悟和對文學的崇拜、眷戀呢？

是時代，是社會，是人民，是良師，是益友，是家庭，是信念和知識，是感情的生命和大自然的教化。

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

培根說過：“幸運並非沒有許多的恐懼與煩惱，厄運也並非沒有許多的安慰和希望。”生活的體驗確實如此。一個人的命運是與國家的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一個人對世界的感悟和生命價值的升華是與時代和大自然對自己的雕塑結合在一起的。



目錄

風
雨
人
生
路

1	序（龍長吟）
4	自序
7	再版自序（一）
9	再版自序（二）
1	金色的夢幻
1	生命的符號
4	牛背上的童年
7	帶淚的渴望
9	感謝春風
14	投筆從軍
18	天空的懷念
18	展翅長空
22	意外的打擊
28	蒼涼的歲月
28	淒清山城月
32	陋室夜讀
37	聖潔的感情
37	青春的綠葉

40	默默無語
42	白石橋絮語
44	帶去一片聖潔
49	生命的綠島
49	淚灑青松
53	瑰麗的鄉曲
53	小木樓裏的溫馨
59	生活是美麗的
67	夜宿千秋村
70	楓葉紅了
82	雷霆與陽光
82	編織光的渠道
92	煙雨蒼坊淚
95	上任第一夜
101	沉重的選擇
101	一枝一葉總關情
104	深圳夜思
107	“只把春來報”
113	心弦的顫音
113	父顫之誤
118	銀色的殿堂
118	闖入陌生的世界
129	哪裏都有岸
137	擁有同一片天地
144	重走泥濘路



144	傾聽蛙聲
147	湄江夢
151	心野蒼涼
155	永遠的父親
160	飛翔的信念
160	面對洪波的沉思
163	那柯川上的夏夜
168	天山抒情
172	從政與爲文
183	心靈的天堂
183	九曲溪隨想
192	我的“聽泉”情結
198	爲剪紙人歌
203	“作家市長”的人生景靈
	《風雨人生路》編後談
	田樹德



金色的夢幻

風
雨
人
生
路

我來到這個世界，便沐浴着濕潤明麗的太陽光。從此生命便賦予我跋涉的力量。

生命的符號

龍王嶺是一脈蒼翠的群山。它起伏如綠色的波浪，一直延伸到遠方。海拔雖然僅七百六十米高，但常年有白雲繚繞山巔，不僅險峻，而且給人以飄渺之感。

山巖上的古藤如蛇，纏綿地糾扭着巨大的樹幹。草叢裏綻放的奇花，散發着誘人的芬芳。樹枝上的山鳥飛雀唱着它們自己的歌，峽谷裏的清泉低鳴着流向小溪，薄霧在山間環繞，峭壁上的翠竹鬱鬱蔥蔥，這一切在陽光照射下，給大山蒙上一層厚重的神秘的色彩。

山裏人靠山謀生。挖煤、採藥、造紙、賣柴、植桑。山裏人勤勞害厚，知道要讀書識字才有出息。即使是饑寒交迫的年月，只要逢年過節，或生日或婚慶，總願花錢買上一副對聯，紅紅地掛在門楣上，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熱愛和對未來的嚮往。

我的大公公（祖父之兄）是木匠，做得一手精活，在這五公里山沖，他整整奔波了一生。幾乎每個山裏農家的門口都留下了他辛勤的履印。他背着鋸子、斧頭、刨子，翻山梁，過石場，或雕梁架屋，或修車造倉，或刻龍鑿鳳，他做的樣樣木器，盡顯心智和手巧，博得鄉鄰美美的讚譽。然而，他卻終生未娶。我的祖父則是早娶貧家之女，不到三十歲就成家立業。他做的是裁縫活，也是朝飲晨露，暮踏星光，東家進西家出，賺得小錢養家餬口。我的父親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長得瘦弱，文質彬彬，不像伯父那樣偉岸彪壯。祖母曾告訴我，當年毛澤東領導農民造反，搞秋收起義，從銅鼓出發，在瀏陽東門市打勝仗的消息傳到我們村上時，伯父和

共和國成立後當了將軍的李志明及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等小伙伴，扛着梭鏢跑到了起義隊伍裏。我常想，他們這群如龍似虎的兒童團員，童年時有這份勇氣和膽量完全是這蔥鬱的龍王嶺孕育的。龍王嶺哪架山坡，哪條山路，哪道石壁沒有他們砍柴挑炭的足跡啊！

可以證實我的想法的是，伯父曾給我唱過這樣一首山歌：

龍王嶺上松連松，
窮苦後生要當兵。
打倒土豪繫紅帶，
手拿梭鏢顯威風。

春去夏來，日轉星移。共和國誕生的禮炮聲震醒了古老的神州，也震醒了龍王嶺下的石灣小村。這時已三十歲過頭的父親，因識得幾個字，便託人說情到縣城一家名叫“福興齋”的店鋪打工。他稱鹽賣酒，記賬掃地，樣樣都幹，深得老闆喜歡。此時的母親則在家喂豬養雞，種菜鋤草，伺候婆婆。因她出身瀏陽南方的鞭炮世家，從小心靈手巧，只要一有空閒，就坐在矮板凳上結鞭炮。母親雖個子矮小，身單體薄，但因父親不在身邊，她挑水澆糞，洗衣做飯，從不停息。因家貧，多勞多累，多憂多愁，常節常儉，常饑常凍，把身體拖得骨瘦如柴。可憐母親懷着我不到七個月便因身體極度虛弱而早產。

1949年12月16日中午。

這是一個沉寂的，陽光很明麗的寒冷的中午。剛來到這個世上的我，競不能啼哭一聲。只能顫動着形細如兔的小身子，帶着微弱的呼吸躺在母親的身邊，對着山村土屋的窗櫺睜着一雙明亮的眼睛。

我在望人間的光明。

當時，見我一聲不哭，在一邊的祖母和伯父，還有那位木匠大公公，裁縫匠祖父都擔心我能否活下來。

我這個早產的嬰兒終於奇跡般地活下來了。

伯父用粗壯的手托着我，給我取乳名叫“細崽”。帶着這個生命的符號，在家人的頻頻呼喚中，我吸吮着母親的乳汁一天天長大。我跟着母親去菜園扯草，我扯着母親的衣袖，站在豬欄邊看着母親給小豬添食。母親又牽着我去挑水，帶我到河邊洗衣裳。我是母親的命根子，是母親的心頭

肉。我時刻伴着她辛勞的履痕天真爛漫地跳動。

我依然長得瘦小，弱不經風。我常生病，常常讓母親守在床邊暗自抽泣。大公公獨身，沒有兒女，決意哺養我。他認為我聰明。他說，這孩子一來到世界上就懂事，就不哭不鬧，就能看窗子上的太陽光。他還說，男生午時是吉祥的預兆。老人真是善良極了。不久，他就用木料給我做了一輛小推車，讓我坐在他做得極精緻的車子上，推着我過石板橋，過田壩，去鄰村的小鎮玩。每次去鎮上，他都要給我買糖吃，有時還給我扯回幾尺藍色新布，讓母親給我做新衣。

解放後的瀏陽農村，呈現着一片蓬勃生機。農民分得了土地，喜笑顏開地在田野裏勞作。

日子過得很快。父親從縣城回來，穿着整潔的中山裝，成了村子裏有見識、有文化的青年。鄉政府知道他在縣城裏做過店員，見過世面，便安排他在供銷社挑貨郎擔。父親對這個工作很滿意，他挑着裝滿小百貨的擔子，搖着咚咚作響的牛皮小鼓，走村串戶，呼喚着鄉鄰來做生意。

那天下午，美麗的陽光照耀着山沖的綠樹紅花、田野小溪。父親挑着晃悠悠的擔子，來到了我們居住的譚家老屋的地坪裏。我一眼看見父親，便跑過去使勁地幫他搖牛皮鼓。母親遠遠地站在屋檐下那棵綠油油的像傘蓋似的柚子樹下看着我們微笑。這時，我發現年輕的母親很美，很聖潔，她的臉上閃着玫瑰色的光輝。

不一會兒，從家家的的大門口跑出了很多的鄉鄰，這些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圍着父親買東西。此刻，我們一家真是光彩極了。大公公也匆匆忙忙地走來了，他競然把我手裏的小鼓奪去放回父親貨擔上的竹盤子裏，抱起我說：“長大了你要比父親有出息。”說完，就揭開竹盤裏裝着麻餅的玻璃瓶蓋，從裏面拿出一個圓圓的芝麻餅子送到我的手裏。我接過餅子，掙扎着從他的懷裏脫身，轉身跑到母親身邊，我把餅子塞給母親：“媽，留着回家一塊吃。”

遠遠地父親望着我們笑。

漸漸地，鄉親們買着各自需要的東西向四周散去，父親收拾好攤子，挑起貨郎擔，搖着牛皮小鼓，吆喝着沿着屋坪前的彎曲小路向山沖青幽幽的深處走去。

他的背影，一會兒隱進了山邊的蒼翠裏。

大公公依然站在屋場坪裏，望着遠處的大山及山頂的雲和藍天。我依



着母親仍然站在綠色的柚子樹下，染滿一身綠色的陽光。我們像洗着陽光浴，渾身溫溫暖暖，舒舒暢暢。我頓時感到這個世界好大、好光亮。

牛背上的童年

家鄉是美麗的，很讓人眷念。每當我置身這綠色的村莊，我的心就像地裏的嫩苗要抽出綠色的葉片，去撐開一片燦爛的春光。雖然困難歲月的折磨，饑荒的蔓延，使村舍家家屋頂的煙囪冒着斷斷續續的有氣無力的炊煙。在路上行走，常會遇到身子腫得像冬瓜的水腫病人，但這一切都無法掩飾自然界那片綠色的生機，畢竟春天又回到了江南的山山水水。我和大順、平哥、菊妹、武伢子、石子、紅臉幾個小伙伴依然結隊去上學。在教室裏我們仍然扯着嘶啞的嗓子大聲背誦課本上的古詩：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我們的琅琅讀書聲，給教室注入了一股新鮮活力。可是那位餓得很消瘦的張老師卻在我們的讀書聲中搖晃着身子倒在講臺的牆邊。同學們驚慌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便喊出幾個高大一點的男同學把他扶起來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張老師睜開了眼睛，他似乎知道了剛才發生的事，喃喃地說：“剛才我感到眼前發黑，便不知怎樣了。”說完，他又強撐着身子離開教室。這時，我便過去扶住他說：“張老師，我送你回房間去。”

回到家裏，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母親聽後歎着氣說：“你們的張老師真可憐，吃那點飯，要站一天講臺，怎麼受得了。”第二天，當我要去上學時，母親就煮了兩個放着薑片的雞蛋，裝在竹筒裏讓我帶給張老師。

張老師的住房很破舊，是靠在我們教室天井的一間小房子。走進房子裏聞到的是一股霉味，仔細看，貼在牆上的廢報紙還留着灘灘黑色的水印。我擡頭望房子的頂棚，發現了滴雨的痕跡。張老師平常的習慣是早飯後洗衣服，然後到教室裏守着我們晨讀。他還沒有歸來，我就把裝着雞蛋





的竹筒放在桌子上，然後寫一張紙條壓在底下：“張老師：媽媽要我送雞蛋給你補養身體，放在桌子上，你一定要吃。”

我沒有寫名字，我怕他知道誰送的會退回來。

晨讀快結束時，張老師來到了班上，他用感激動情的眼光搜索着每個同學的表情，我裝着沒事一樣，大聲地讀着：

離離原上草，
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一會兒張老師離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底充滿了淒清的感覺。要不是他這樣嘔心瀝血地教我們，他的身體也不至於拖壞成這個樣子。

天氣漸漸暖和了，山嶺上的映山紅在溫暖的春風吹拂下綻放着紅艷艷的花朵，給整個山巒鋪上了萬匹紅綢。學校照例規放了插秧假，我和小伙伴們都回到家裏，跟着大人下田插秧。我們想玩水，故意把衣服弄得泥黝黝的，然後借洗衣服的理由，到小河裏去打水仗，乾脆把一身弄得濕漉漉的。

放牛是一件辛苦的事，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早晨，太陽暖暖的，屋子裏不熱不冷最好睡懶覺。可是放牛偏在早上，我經常是在父親嚴厲的呵斥聲中，揉着眼睛去牛欄裏把牛牽出來。我牽着黃牛走在朦朧的曙色裏，腳下草叢上的露水早已把我的布鞋打濕。我顧不上這些，一心一意朝山坡的青草地走去。這片坡地的草長得特別青翠鮮嫩，黃牛一邊甩着長長的尾巴驅趕牛蚊，一邊低頭在盡情地咀嚼着美味的青草。這時，太陽已爬上了東邊的山巔，把一縷縷金黃色的光芒撒遍山坡，我和黃牛都披上了金色的光芒。我在山坡上尋到一塊巨石坐下來，從口袋裏掏出那本父親給我的已經破爛不堪的《繪圖唐詩三百首》來讀。儘管對這些繁體字要猜着認，但我現在仍然沒有忘記當時背下的許多似懂非懂的詩句。如：

暮從碧山下，
山月隨人歸。
卻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

相携及田家，
童稚開荆扉。
綠竹入幽徑，
青蘿拂行衣。

我很喜歡李白的詩，像這樣生動美麗的描繪山村農家生活的詩，當時雖然不很懂，但我總認為他寫得非常美，非常動情，非常真切，耐人尋味。我一邊放牛，又一邊模仿着李白詩的句型學着做起詩來：

放牛南山下，
晨煙喚我歸。
刈青入山徑，
粗鞋踏翠微。

牛是通人性的，有時做詩人了迷，忘記了回家的時候，這頭黃牛就會來到我跟前，用舌頭來舔我的腳趾，使我立刻意識到要回家了。有時候它會自動地前腳着地跪下來，讓我騎在它的背上趟過小河。在這些放牛的日子裏，我還學會了吹笛子。我的笛子在村子裏稱得上是有水平的。現在想起來，這就是我寫詩的發萌時期。有時放一清早的牛，還要割滿擔青草回去。那時生產隊規定，早上放牛記三個工分，割百斤草記五個工分。我割上六十斤青草，加上放牛的工分，一個早晨就掙了六個工分，能幫父親頂上半個勞力。現在看着我那十八歲的兒子，長得那樣身高力壯，不再要清晨去放牛割草，而是在足球場上生龍活虎地奔跑，又能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裏讀書，和我那時候的生活境遇是如此天壤之別，真使人感慨萬千。

我不嫉妒他們，甚至認為這片現實生活的燦爛風景正是我們在夢裏曾經追尋的。正是因為我的人生履歷本上記載着這樣一段往事，才使我這個農家兒子，能用自己的筆唱出往日裏沉澱在記憶中的歌。1986年發表在《小溪流》上題為《在牛背上》的詩，就記錄着我少年放牛時那深切的感受：

孩時我打着赤腳爬上牛背，